



他们说着往事，谈着生态养殖，一边浏览着瓜园。瓜垄间绿叶下蛰伏着金黄色的花朵，中华蜂嗡嗡叫着，正在花间飞舞着，吸引了洪建民的注意力。书记看着他目不转睛的看着天棚，说：“四姨夫，在这儿，不仅种瓜，还养蜂呢。”

王晓丹看到洪建民依然迷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这里的大棚采用的材料是复合阳光板，透光性极好，而且保温性也好。这个办法还是文广在海洋市学回来的呢。”

“冬天还能看到蜜蜂，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四姨夫依然高兴地笑着，说：“我去给你们摘瓜去。”

不一会，四姨夫提着一筐香瓜，从东面走了过来，人未到香气先冲了过来。四姨夫的瓜筐一落地，建岩拿起一个香瓜来，不由分说上去就咬了一口，说：“这里的环境好，没污染，不用洗，你就放心的吃吧。”

洪建民拿起一个瓜，闻了一下，果然无法用语言形容，香气一下沉到了肺尖，弥散到周身，有些醉了。接着咬在嘴里，满口飘香，他立即想到了红茄冬宾馆，想起了南珠儿，让他险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忽然明白了，一个没有污染的环境就像一个女孩身上的味道，香气袭来，在这大冬天，也一样会感觉到夏天般的温暖。

在这里吃完瓜，洪建和、王晓红又领他参观了草莓园、蔬菜园、李园、桃园、稻香园，养鱼基地。让洪建民感到，环境工作做好了，好多连带产业都可以跟着发展起来。

后来他们来到了生态养殖园接待室。桌子上摆满了葡萄、西红柿、海棠果，也有香瓜。洪建民吃了，都特别甘甜，愉快地说：“过去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那是一种理想，现在看来这才叫真的比蜜甜呢。”

王晓丹说：“过去总以为环境和我们没太大关系，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资产。”

洪建民忽然想到了淀粉厂，问：“淀粉厂的污水净化后，污染物哪去了？”

王镇长说：“没搞水净化时，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这污染物还是个宝呢。”

说到这儿，王镇长笑了起来，说：“那些污染物，主要是淀粉渣，经过生物净化处理后，淀粉渣与水分离，还是优等

的有机肥呢，村民排着队买，还买不上呢。”王镇长说到这儿，指了指文广，说，“这应该感谢文广在你那里学到的水净化经验，回来全用上了。”

洪建民看见桌子上，摆着签字本，翻开看了起来，上面记满了来园参观者的墨迹。说：“这些签字，写的观后感，积累起来还是环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洪书记听他这么一说，一定要洪建民留下墨宝，留作纪念。洪建民看到墙上挂满了国家领导人、农林局、环保局领导的题字条幅，一再说，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哪有资格在这里动笔呀！洪书记说：“你虽然不是领导，可不要忘了，你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的重逢大师呢！为了你的白泉老师和落实从新洗水计划，或者为了南珠儿你也不能不写啊。”

洪建民听见说到了白泉老师和她的好友南珠儿，拿起笔，在事先准备好的宣纸上，写下了十六个大字：“奇思妙想，草木葳蕤；前所未有，天下一绝。”

写好后，他又仔细看了一下，说：“可能这‘前所未有’，需要调整一下，换上‘生态养殖’就准确了。”说完他又重新写了一张。

大家立即鼓掌。王镇长说：“这个生态养殖，的确是奇思妙想，开始我们也没想到，一天洪书记上网，看到了西安村生态养殖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我们就组织村民前去参观取

经，利用我们这里玄武岩石板特有的优势，才创立自己的生态园，没有人家的经验我们还得摸索好多年。”

第二天，老二文生结婚，来了好多乡亲。洪建和书记和王晓丹镇长早早的过来了。洪书记在洪建民跟前一坐下，迫不及待地：“建民弟弟，昨天回去，我和晓丹镇长研究了一下，我想把二侄子的婚礼，办成环境文化婚礼。婚礼由小丹主持，由你宣讲白泉重逢定理。你看怎么样？”

洪建民说：“这个主意太好了。”

不一会，老少乡亲们都到齐了。只见王镇长笑盈盈地走上讲台。乡亲们开始窃窃私语。有的说：“镇长，亲自主持婚礼，这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呢。”

还有的说：“人家可是表姑呢，能不到场讲话么？”

这时只听王镇长说：“父老乡亲们，今天是个吉庆的日子，我首先祝福一对新人新婚快乐！”话音一落，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说：“下面请洪书记致贺词。”

洪书记在一片掌声中，先是祝福一对新人新婚快乐，接着说：“在这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亲人洪建民也回到了他的第一故乡，下面请著名重逢大师讲话！”

洪建民站起来给正在鼓掌的乡亲们，毕恭毕敬地行了一

个90度鞠躬礼，开口讲话了。他说：“父老乡亲们，这里是我父辈的故乡，离开多年，我现在回来了！”一阵掌声过后，他说：“白泉重逢定理就是清水与河流重逢。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我们的河流也希望每天能够与清洁的水源相逢，她才能保证生机勃勃，我听说前几年由于污染，丹溪江里的鱼，没有被呛死的，都变成毒鱼，谁吃了，身上就起疙瘩，奇痒难忍。我们讲重逢，就是要和和谐的自然生态重逢，和幸福重逢。”

乡亲们听了，说：“这话说的是真的。”

洪建民继续说：“我的家，不应该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它应该包括邻居、街道和田园大地、仰望的天空，都是自己的家，随着农村富裕了，我们不能只顾赚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把目光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这里的生态科学养殖园，让我看到了家乡人民的聪明才智，实在令人敬佩。”

洪建民看见衣着整洁的乡亲们，围坐在周围，高兴起来，越讲越激昂，他深入浅出的向乡亲们逐条讲解了十条白泉重逢定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讲解像一阵春风，吹荡着黑土地上的人们，一个个心花怒放；给这个别开生面的婚礼，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他接着说：“前几年我到过德国，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至今60多年过去了，经过不懈的努力，花去了巨额资金，现在河流清澈了，可是至今还看不到鱼的身影，河里

的好多生物灭绝了，甚至出现了变异，人们至今还在盼望和鱼群重逢，这情景，想一想，就叫人们难过。我们的丹溪江如果不注意保护，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变成一条死河。幸亏我们发现的早，才保住了丹溪江的勃勃生机。这要感谢政府，也要感谢父老乡亲们，白泉重逢定理发现者白泉老师说，爱护环境，我的责任，在这里我给大家鞠躬了。”

最后，书记总结说：“白泉重逢定理，太奇妙了，它不仅体现了大环境观，还为我们解决人的行为提供了文化营养；为了祝贺洪文生和柳莺新婚快乐，也祝贺渤海古镇环境建设初见成效和感谢重逢大师光临，请大家举杯同庆。”

王镇长说：“放鞭炮。”随着一阵清脆的环保电子鞭炮声，悦耳的婚礼曲也响起来了。人们纷纷举杯。

这时，二愣子从后桌跑过来，握着洪建民的手说：“你还记得我么？”

洪建和见洪建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接过来说：“那年在玄武湖洗澡，就是他把我们衣服藏起来的，这个臭小子来给你敬酒来了。”

这时洪建民才想起来，立即笑逐颜开，高兴地说：“为了还上17年前的旧愿，我这次得罚你喝30杯白酒。”

二愣子笑起来：“那你可得陪着我喝，不然我不喝。”

王镇长说：“这个二愣子，就是把丹溪江污染的淀粉厂厂

长泉思变。”

“这就更得加罚，”洪建民故意板着脸说：“加罚30杯，你喝60杯吧；不过念你对家乡人民的贡献，减59杯，罚1杯吧。”

一番话说得大家立即笑了起来。洪建和说：“这酒也是环保酒，喝60杯也没问题，不过，也别浪费了，还是让他喝一杯吧。”

泉思变笑哈哈喝下一杯酒。

在镇长和书记的主持下，这个环境婚礼进行得十分祥和、快乐、轻松。

洪建民参加完文生的婚礼，去了镜泊湖，接着又转了南大庙。洪建民环绕大庙走了一圈，这座庙就是他太爷曾经磕头祈福许过愿的南大庙。接着他一个人沿着老城墙的遗址，一路走进1000多年前的老王宫，那些辉煌的宫殿，早已在战火中烧成灰烬，只剩下一排排低企的残痕，在衰败的荒草堆里，以最低的姿势叙说着昨天的辉煌。他从第一道宫殿，转到最后一排遗址，他想这人间的往事，每当你回首的时候，你的遥望是那样的弥足珍贵。洪建民一边走一边走进了往事的河流：

那时姨姨、姨父和好多亲人都还健在，现在，只剩下他

们的后人还在这里行走着，洪建民想到这里，不免心中有些酸痛。那次到姨姨家，姨姨是多么的硬朗，还有90岁高龄的姥姥，每顿还能喝上三小盅酒呢。姨姨做的酥饼，是天下最好吃的：酥软、香脆，以至淡淡的乳香，让你的口里感到有一种终生难忘的怀念。就这么几年没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走了，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

他想到这里，突然有个问题冒了出来。他想，怎么忘记和南珠儿谈谈身世了呢？她的父母，她的亲人，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对亲人的依恋和思念。太大意了，这些人之常情的情感我都没有关注，这多么粗心啊！那天只听南珠儿说以后慢慢细说，我也没有和她一起分享快乐或者哀伤，怎么就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给忽略了呢？尤其是在南珠儿生病住院的时候，也应该好好陪陪她，这会不会让她感到我不近人情呢？只顾着问白泉老师说的那个秘密了。你这个又贱、又草、又蠢的洪建民啊！想到这儿，他有点自责。他想，下次见面得向南珠儿道歉，一定补上这个过失。

他在这里见过亲人，办完事，离开了东京小城，踏上寻找红树林的旅程。在长春换上去往广州的火车。车过天津，上来两个南昌人，都在食品厂工作。他们谈起河流污染，谈到渤海的未来。

“海河已经成了黑水河，大沽河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排污河，在入海口，那些污染物沉降在宿积多年的满是污垢的泥土里，

已经监测到多种有害化学残留物。还有白洋淀也被污染了。”对面的食品技术员说。

“我们的内海，也就是渤海，差不多成了死海，据专家推测，从现在开始，就是一点污水也不往里排，需要至少18年的时间，或许能恢复到过去的生态水平。”瘦一点的南昌人一针见血地说。

“光在下游做工作，搞检测，没用，我也不是反对检测，问题是这只是发现污染，已经不能制止污染了，等你发现污染的时候，他已经污染了整条河道了，包括它所流经的广大乡村、农田、山野。”另一位南昌人说。

洪建民深有感慨地说：“我听说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下游这种检测式的抓污染，就相当于花钱买污染，要制止污染必须从源头抓。现在已经开始在全国的范围内抓上游治理，抓源头治理，很快就见效了。这种一开始就不让它流污水，溪流江河湖泊海洋就能见到清水了。”

火车继续前行。洪建民睡下了。梦里看见白泉老师笑吟吟地走过来，对他说：建民同学，辛苦你了，终于完成了重逢定理的推导。尤其你这种从结果回溯的推导方法，还真的别出一格呢。说着老师朗读起来：自然界的溪流江河湖泊海洋和人一样，它经过千百万年的发育，已是一个即成生命系统，当它与污染物多次重逢，达到临界点时，它也会生

病，直到死去，变成死水、死江、死海，则无法救治，而人工再造江河海洋是不可能的。自然江河湖泊海洋生病至死亡的时间与人类趋向灭亡的时间相等。在梦里，洪建民见老师来了，高兴地对老师说：您可把我想死了，您上哪去了？我到处找您，也找不到您；我常常在梦里喊您的名字，老师：白泉定理我是推导出来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他的话一说完，他看见眼前站着的不是白泉，是南珠儿，他说，怎么是你呀？白泉老师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南珠儿笑着说，我去找白泉老师了，他没来吗？说完南珠儿也不见了，只见他手里拿着环境树计算尺没完没了的推导着北冰洋的融化与全球变暖的结果，接着他又推导了密西西比河、伏尔加河、尼罗河、湄公河、恒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排水量以及不同程度的污染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在梦里，他仿佛又见到了肤色各异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在重复着一个话题：“救救我们的地球吧！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本期主编： 子线